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 
第七回 銀漢浮槎仰瞻月姊 森羅寶殿伏見閻王

話說德慧生攜眷自赴揚州去了，老殘卻一車運拉到淮安城內投親戚。你道他親戚是誰？原來就是老殘的姊丈。這人姓高名維，字曰摩詰。讀書雖多，不以功名為意。家有田原數□頃，就算得個小小的富翁了。住在淮安城內勺湖邊上。這勺湖不過城內西北角一個湖，風景倒□分可愛。湖中有個大悲閣，四面皆水；南面一道板橋有數□丈長，紅欄圍護；湖西便是城牆。城外帆檣林立，往來不斷。到了薄暮時候，女牆上露出一角風帆，掛著通紅的夕陽，煞是人畫。這高摩詰在這勺湖東面，又買了一塊地，不過一畝有餘，圈了一個槿籬，蓋了幾間茅屋，名叫「小輞川園」。把那湖水引到園中，種些荷花，其餘隙地，種些梅花桂花之類，卻用無數的小盆子，栽月季花。這淮安月季本來有名，種數極多，大約有七八□個名頭，其中以藍田碧玉為最。那日老殘到了高維家裡，見了他的胞姊。姊弟相見，自然格外的歡喜。坐了片刻，外甥男女都已見過，卻不見他姊丈。便啟口問道：「姊丈哪裡去了？想必又到哪家赴詩社去了罷。」他大姊道：「沒有出門，想必在他小輞川園裡呢。」老殘道：「姊丈真是雅人，又造了一個花園了。」大姊道：「咦，哪裡是什麼花園呢，不過幾間草房罷了。就在後門外，不過朝西北上去約一箭多遠就到了。叫外甥小鳳引你去看罷，昨日他的藍田碧玉開了一朵異種，有碗口大，清香沁人，比蘭花的香味還要清些。你來得正好，他必要捉你做詩哩。」老殘道：「詩雖不會做，一嘴賞花酒總可以擾得成了。」

說著就同小鳳出了後門，往西不遠，已到門口。進門便是一道小橋，過橋迎面有個花籬擋住，順著迴廊往北行數步，往西一拐，就到了正廳。上面橫著塊扁額，寫了四個大字是「散花斗室」。進了廳門，只見那高摩詰正在那裡拜佛。當中供了一尊觀音像，面前正放著那盆藍田碧玉的月季花。

小鳳走上前去，看他拜佛起來，說道：「二舅舅來了。」高維回頭一看，見了老殘，歡喜的了不得，說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老殘說：「我剛才來的。」高維說：「你來得正好。你看我這花今年出的異種。你看這一朵花，總有上千的瓣子。外面看像是白的，細看又帶綠色，定神看下去。彷彿不知有若干遠似的。平常碧玉，沒有香味，這種卻有香，而又香得極清，連蘭花的香味都顯得濁了。」老殘細細的聞了一回，覺得所說真是不差。高維忙著叫小童煎茶，自己開廚取出一瓶碧羅春來說：「對此好花，若無佳茗，未免辜負良朋。」老殘笑道：「這花是感你好詩來的。」高維道：「昨日我很想做兩首詩賀這花，後來恐怕把花被詩熏臭了，還是不做的好。你來倒是切切實實的做兩首罷！」老殘道：「不然，大凡一切花木，都是要用人糞做肥料的。這花太清了，用糞恐怕力量太大。不如我們兩個做首詩，譬如放幾個屁，替他做做肥料，豈不大妙！」二人都大笑了一回。此後老殘就在這裡，無非都是吃酒、談詩、養花、拜佛這些事體，無庸細述。

卻說老殘的家，本也寄居在他姊丈的東面，也是一個花園的樣子。進了角門有大荷花池。池子北面是所船房，名曰「海渡杯」。池子東面也是個船房。面前一棵紫藤，三月齊花，半城都香，名曰「銀漢浮槎」。池子西面是一派五間的水榭，名曰「秋夢軒」。海渡杯北面，有一堂太湖石，三間蝴蝶廳，廳後便是他的家眷住居了。

老殘平常便住在秋夢軒裡面。無事時，或在海渡杯裡著棋，或在銀漢浮槎裡垂釣，倒也安閑自在。一日在銀漢浮槎裡看《大圓覺經》，看得高興，直到月輪西斜，照到槎外如同水晶世界一般，玩賞許久，方去安睡，自然一落枕便睡著了。夢見外邊來了一個差人模樣，戴著一頂紅纓大帽，手裡拿了许多文書，到了秋夢軒外間椅子上坐下。老殘看了，甚為詫異。心裡想：「我這裡哪得有官差直至臥室外間，何以家人並不通報？」

正疑慮間，只見那差人笑吟吟的道：「我們敝上請你老人家去走一趟。」老殘道：「你是哪衙門來的，你們貴上是誰？」那差人道：「我們敝上是閻羅王。」老殘聽了一驚，說道：「然則我是要死了嗎？」那差人答道：「是。」老殘道：「既是死期已到，就同你走。」那差人道：「還早著呢，我這裡今天傳的五□多人，你老人家名次在儘後頭呢！」手中就捧上一個單子上來。看真是五□多人，自己名字在三□多名上邊。老殘看罷說道：「依你說，我該甚麼時候呢？」那差人道：「我是私情，先來給你老人家送個信兒，讓你老人家好預備預備，有要緊話吩咐家人好照著辦。我等人傳齊了再來請你老人家。」老殘說：「承情的很，只是我也沒有甚麼預備，也沒有什麼吩咐，還是就同你去的好。」那差人連說：「不忙，不忙。」就站起來走了。

老殘一人坐在軒中，想想有何吩咐，直想不出。走到窗外，覺得月明如畫，景象清幽，萬無聲籟，微帶一分悽慘的滋味。說道：「噯！我還是睡去罷，管他甚麼呢。」走到自己臥室內，見帳子垂著，牀前一雙鞋子放著。心內一驚說：「呀！誰睡在我牀上呢？」把帳子揭開一看，原來便是自己睡得正熟。心裡說：「怎會有出兩個我來？姑且搖醒牀上的我，看是怎樣。」極力去搖，原來一毫也不得動。心裡明白，點頭道：「此刻站著的是真我，那牀上睡的就是我的屍首了。」不覺也墮了兩點眼淚，對那屍首說道：「今天屈你冷落半夜，明早就有多少人來哭你，我此刻就要少陪你了。」回首便往外走。

煞是可怪，此次出來，月輪也看不見了，街市也不是這個街市了，天上昏沉沉的，像那刮黃沙的天氣將晚不晚的時候。走了許多路，看不見一個熟人，心中甚是納悶，說：「我早知如此，我不如多賞一刻明月，等那差人回來同行，豈不省事。為啥要這麼著急呢？」

忽見前面有個小童，一跳一跳的來了，正想找他問個路，逕走到面前，原來就是周小二子。這周小二子是本宅東頭一個小戶人家的娃子，前兩個月吊死了的。老殘看見他是個熟人，心裡一喜，喊道：「你不是周小二子嗎？」那周小二子抬頭一看，說：「你不是鐵二老爺嗎？你怎麼到這裡來？」老殘便將剛才情形告訴了一遍。周小二子道：「你老人家真是怪脾氣。別人家賴著不肯死，你老人家著急要死，真是稀罕！你老人家此刻打算怎樣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我要見閻羅王，認不得路。你送我去好不好？」周小二子道：「閻羅王宮門我進不去，我送你到宮門口罷！」老殘道：「就是這麼辦，很好。」說著，不消費力，已到了閻羅王宮門口了。周小二子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由這東角門進去罷。」老殘道：「費你的心，我沒有帶著錢，對不住你。」周小二子道：「不要錢，不要錢。」又一跳一跳的去了。

老殘進了東角門，約有半里多路，到了二門，不見一個人。又進了二門，心裡想道：「直往裡跑也不是個事。」又走有半里多路，見是個殿門，不敢造次，心想：「等有個人出來再講。」卻見東邊朝房裡走出一個人來。老殘便迎了上去。只見那人倒先作了個揖，口中說道：「補翁，久違的很了。」老殘仔細一看，見這人有五□多歲，八字黑鬚，穿了一件天青馬褂，彷彿是呢的，下邊二藍夾袍子。滿面笑容問道：「閣下何以至此？」老殘把差人傳訊的話說了一遍。那人道：「差人原是個好意，不想你老兄這等性急，先跑得來了，沒法只好還請外邊去散步一回罷。此刻是五神問案的時候，專訊問那些造惡犯罪的人呢。像你老兄這起案子，是個人命牽連，與你毫不相干。不過被告一口咬定，須要老兄到一到案就了結的。請出去遊玩遊玩，到時候我自來奉請。」

老殘道了「費心」，逕出二門之外，隨意散步。走到西角門內，看西面有株大樹，約有一丈多的圍圍，彷彿有一個人立在樹下。心裡想走上前去同他談談，這人想必也是個無聊的人。及至走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個極熟的人。這人姓梁名海舟，是前一個月死的。老殘見了不覺大喜，喊道：「海舟兄，你在這裡嗎？」上前作了一個揖。那梁海舟回了半個揖。

老殘道：「前月分手，我想總有好幾□年不得見面，誰想不過一個月，竟又會晤了，可見我們兩人是有緣分。只是怎樣你到今還在這裡呢，我不懂的很。」那梁海舟一臉的慘淡顏色，慢騰騰的答道：「案子沒有定。」老殘道：「你有甚麼案子？怎會耽擱許久？」梁海舟道：「其實也不算甚事，欠命的命已還，那還有餘罪嗎？只是纏葛的了不得。幸喜我們五弟替了個人情，大約今天一堂可以定了。你是甚麼案子來的？」老殘道：「我也不曉得呢。適才裡面有個黑鬚子老頭兒對我說，沒有甚麼事，一堂就可以了案的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你老五不是還活著沒有死嗎，怎會替你托人情呢？」梁海舟道：「他來有何用，他是托了一個有道的人來解散

的。」老殘點頭道：「可見還是道比錢有用。你想，你雖不算富，也還有幾萬銀子家私，到如今一個也帶不來。倒是我們沒錢的人痛快，活著雙肩承一喙，死後一喙領雙肩，歇耗不了本錢，豈不是妙。我且問你：既是你也是今天可以了案的，案了之後，你打甚麼主意？」梁海舟道：「我沒有甚麼主意，你有甚麼主意嗎？」

老殘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我想人生在世是件最苦的事情，既已老天大赦，放我們做了鬼。這鬼有五樂，我說給你聽：一不要吃；二不要穿；三沒有家累；四行路便當，要快頃刻千里，要慢蹲在那裡，三年也沒人管你；五不怕寒熱，雖到北冰洋也凍不著我，到南海赤道底下也熱不著我。有此五樂，何事不可為？我的主意，今天案子結了，我就過江。先游天台、雁宕，隨後由福建到廣東看五嶺的形勢，訪大庾嶺的梅花。再到桂林去看青綠山水。上峨媚、上北順太行轉到西嶽，小住幾天，回到中嶽嵩山。玩個夠轉回家來，看看家裡人從我死後是個甚麼光景，托個夢勸他們不要悲傷。然後放開腳步來，過瀚海，上崑崙，在崑崙山頂上最高的所在結個茅屋，住兩年再打主意。一個人卻也稍嫌寂寞，你同我結了伴兒好不好？」梁海舟只是搖頭說：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」

老殘以為他一定樂從，所以說得興高采烈。看他連連搖頭，心裡發急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正糊塗！生前被幾兩銀子壓的氣也喘不得一口，焦思極慮的盤算，我勸了你多回決不肯聽。今日死了，半個錢也帶不來，好容易案子已了，還不應該快活快活嗎？難道你還去想小九九的算盤嗎？」只見那梁海舟也發了急，皺著眉頭瞪著眼睛說道：「你才直下糊塗呢。你知道銀子是帶不來的，你可知道罪孽是帶得來的罷！銀子留下給別人用，罪孽自己帶來消受。我才說是這一案欠命的案定了，還有別的案子呢！我知道哪一天是了期？像你這快活老兒，吃了燈草灰，放輕巧屁哩！」老殘見他分著急，知他心中有無數的懊惱，又看他面色慘白，心裡也替他難受，就不便說下去了。

正在默然，只見那黑鬚老頭兒在老遠的東邊招手，老殘慌忙去了，走到老頭兒面前。老頭兒已戴上了大帽子，卻還是馬褂子。心裡說道：「原來陰間也是本朝服飾。」隨那老頭兒進了宮門，卻仍是走東角門進。大甬道也是石頭鋪的，與陽間宮殿一般，似乎還要大些。走盡甬道，朝西拐彎就是丹墀了。上丹墀彷彿是□級。走到殿門中間，卻又是五級。進了殿門，卻偏西邊走約有□幾丈遠，又是一層臺子。從西面階級上去，見這臺子也是三道階路。上了階，就看見閻羅天子坐在正中公案上，頭上戴的冕旒，身上著的古衣冠，白面黑鬚，於□分莊嚴中卻帶幾分和藹氣象。離公案約有一丈遠的光景，那老者用手一指，老殘明白是叫他在此行禮了，就跪下匍匐在地。看那老者立在公案西首，手中捧了許多簿子。

只見閻羅天子啟口問道：「你是鐵英嗎？」老殘答道：「是。」閻羅又問：「你在陽間犯的何罪過？」老殘說：「不知道犯何罪過。」閻羅說：「豈有個自己犯罪自己不知道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我自己見到是有罪過的事，自然不做，凡所做的皆自以為無罪的事。況且陽間有陽間律例，陰間有陰間的律例。陽間的律例，頒行天下，但凡稍知自愛的，皆要讀過一兩遍，所以干犯國法的事沒有做過。至於陰間的律例，世上既沒有頒行的專書，所以人也無從趨避，只好憑著良心做去。但覺得無損於人，也就聽他去了。所以陛下問我有何罪過，自己不能知道，請按律定罪便了。」閻羅道：「陰律雖無頒行專書，然大概與陽律彷彿。其比陽律加密之處，大概佛經上已經三令五申的了。」老殘道：「若照佛家戒經科罪，某某之罪恐怕擢髮難數了。」閻羅天子道：「也不見得，我且問你，犯殺律嗎？」老殘道：「犯。既非和尚，自然茹葷。雖未擅宰牛羊，然雞鴨魚蝦，總計一生所殺，不計其數。」閻羅頷之。又問：「犯盜律否？」答曰：「犯。一生罪業，惟盜戒最輕。然登山摘果，涉水採蓮，為物雖微，究竟有主之物，不得謂非盜。」又問：「犯淫律否？」答曰：「犯。長年作客，未免無聊，舞榭歌台，眠花宿柳，閱人亦多。」閻羅又問口、意等業，一一對答已畢。每問一事，那老者即舉簿呈閱一次。

問完之後，只見閻羅回顧後面說了兩句話，聽不清楚。卻見座旁走下一個人來，也同那老者一樣的裝束。走至老殘面前說：「請你起來。」老殘便立起身來。那人低聲道：「隨我來。」遂走公案前繞至西，距寶座不遠，旁邊有無數的小椅子，排有三四層，看著彷彿像那看馬戲的起碼坐位差不多，只是都已有有人坐在上面，惟最下一層空著七八張椅子。那人對老殘道：「請你在這裡坐。」

老殘坐下，看那西面也是這個樣子，人已坐滿了。仔細看那坐上的人，煞是奇怪。男男女女參差亂坐，還不算奇。有穿朝衣朝帽的，有穿藍布棉襖褲的，還有光脊梁的；也有和尚，也有道士；也有極鮮明的衣服，也有極破爛的衣服，男女皆同。只是穿官服的少，不過一二人，倒是不三不四的人多。最奇第二排中間，一個穿朝服旁邊椅子上，就坐了光脊梁赤腳的，只穿了一條藍布單褲子。點算西首五排，人大概在一百名上下。卻看閻羅王寶座後面，卻站了有六七□人的光景，一半男，一半女。男的都是袍子馬褂，靴子大帽子，大概都是水晶頂子花翎居多，也有藍頂子的，一兩個而已。女的卻都是宮裝。最奇者，這麼多的男男女女立站後面，都泥塑木雕的相仿，沒有一人言笑，也無一人左右顧盼。

老殘正在觀看，忽聽他那旁坐的低低問道：「你貴姓呀！」老殘回頭一看，原來也是一個穿藍布棉襖褲的，卻有了雪白的下鬚，大約是七八□歲的人了，滿面笑容。老殘也低低答道：「我姓鐵呀。」那老翁又道：「你是善人呀。」老殘戲答道：「我不是善人呀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凡我們能坐小椅子的，都是善人。只是善有大小，姻緣有遠近，我剛才看見西邊走了一位去做城隍了，又有兩位投生富貴家去了。」老殘問道：「這一堆子裡有成仙成佛的沒有？」那老翁道：「我不曉得，你等著罷，有了，我們總看得見的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見殿庭窗格也看不見了，面前丹墀也不是原來的樣子了，彷彿一片敞地，又像演武廳似的。那老翁附著老殘耳朵說道：「五神問案了。」當時看見殿前排了五把椅子，五張公案。每張公案面前，有一個差役站班，同知縣衙門坐堂的樣子彷彿。當真每個公堂面前，有一個牛頭，一個馬面，手裡俱拿著狼牙棒。又有五六個差役似的，手裡也拿著狼牙棒。怎樣叫做狼牙棒？一根長棒，比齊眉棒稍微長些，上頭有個骨朵，有一尺多長，茶碗口粗，四面團團轉都是小刀子如狼牙一般。那小刀子約一寸長三四分寬，直站在骨朵上。那老翁對老殘道：「你看，五神問案悽慘得很！算計起來，世間人何必作惡，無非為了財色兩途，色呢，只圖了片時的快活；財呢，都是為人忙，死後一個也帶不走。徒然受這狼牙棒的苦楚，真是不值。」

說著，只見有五個古衣冠的人從後面出來，其面貌真是凶惡異常。那殿前本是天清地朗的，等到五神各人上了公座，立刻毒霧愁雲，把個殿門全遮住了，五神公座前面，約略還看得見些兒，再往前便看不見了。隱隱之中，彷彿聽見無數啼哭之聲似的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